

# 蘇聯眼中的美毛「關係正常化」

畢英賢

## 前言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卡特政府宣佈，美國定於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與中共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所謂「關係正常化」，至此已告完成。美國在「均勢」原則下，玩弄「中國牌」，中共在「以夷制夷」策略運用下，玩弄「美國牌」。非常明顯，它們聯合的共同基礎乃是反蘇，也是一種純粹的權謀性結合。在蘇聯眼中，美國與中共的「正常化」的目的何在？在什麼條件下，完成這個「正常化」？這種結合的後果如何？本文將以蘇聯方面所發表之有關論文、評論及官方言論等為研究材料，首先簡析蘇聯對美國亞太地區政策與中共對外政策的認知。最後探討蘇聯可能採取什麼相對措施。

## 從莫斯科看美國亞洲政策的演變

蘇聯學者對戰後美國亞洲政策的演變有其獨特的看法，綜合性的論述也不少。<sup>①</sup>本文僅就其和美國與中共關係的演變有關者註① 例如：伊諾然柴夫(N. N. Inozemtsev)，「帝國主義時期的美國對外政策」(Vnesnyaya Politika SShA v Epokhu Imperializma)(莫斯科，一九六〇年)；雅科夫立夫(N. N. Yakovlev)，「美國最新歷史」(Novishaya Istoriya SShA 1917-1960)(莫斯科，一九六〇年)；納斯齊羅夫(S. M. Nesterov)，「美國與東南亞公約組織」(SShA i SEATO)(莫斯科，一九六一年)；阿不多拉耶夫(Z. Z. Abdullaev)「美國在伊朗的擴張的開始」(Nachalo Ekspansii SShA v Irane)(莫斯科，一九六三年)；烏里揚斯基(R. A. Uliyanski)「美國新殖民主義與亞洲低度開發國家」(Neokolonializm SShA i Slaborazvitye Strany Azii)(莫斯科，一九六三年)；「美國在遠東的政策」(Politika SShA v Stranax Dal'nogo Vostoka)(莫斯科，一九六四年)；伊格拉士欣科(S. K. Ignatushchenko)，「日本與美國」(Yaponiya i SShA)(莫斯科，一九七〇年)；麥爾高可夫(Yu. M. Melnikov)「美國對外政策的主義」(Vnesnepoliticheskit Dobriiny SShA)(莫斯科，一九七〇年)；波茨坦到關島」(Ot Potsdama K Guamyu)(莫斯科，一九七四年)；狄米特里耶夫(Bor. Dmitriev)「美國：政策，將軍，外交官」(莫斯科，一九七一年)；「美國：對外政策的區域問題」(莫斯科，一九七一年)；米赫耶夫(Yu. Mikhayev)，「美國人在中南半島」(莫斯科，一九七二年)；費道托娃(E. Fedotova)「美國與不結盟國家」(莫斯科，一九七五年)；「美國的亞洲政策」(莫斯科，一九七七年)。

蘇聯眼中的美毛「關係正常化」

，簡介於後。必須附帶說明，蘇聯的論著往往以「馬列主義」原則為基礎，並為其國家政策目標服務，故對同一事實，其解說往往與西方不同。

按照蘇聯學者的說法，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目前為止，美國竭力在亞太地區維持其優越地位，使亞洲情勢的發展符合美國本身的利益，並藉此使國際舞台上的力量對比，對美國有利。為實現這些目標，美國利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與干涉內政。<sup>②</sup>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日本的軍事失敗與歐洲列強的衰弱，使美國有了主宰亞洲的大好機會。但是，一九四五年以後，亞洲政治情況的演變與美國戰時所作的判斷大有出入。蘇聯的學者認為，其原因至少有三：(一)美國低估了戰後的「民族解放運動」；(二)美蘇關係惡化，使該地區成為國際緊張的策源地；(三)舊有殖民國家不願退出東南亞，影響了華盛頓政策的推行<sup>③</sup>。

到一九五〇年前後，美國亞洲政策轉趨積極。此時，美國的亞洲政策已成為其全球性對抗蘇聯的戰略的一環。一九四七年美國所擬定的「圍堵」政策已延及亞洲，把蘇聯、中共及北韓包括進去。據蘇共說，從一九五〇年至七十年代，美國採用各種手段與方式，進行擴張活動，以確保其在亞太地區的主宰地位。在這段時期內，美國的亞洲政策可分為下列幾個主要方向：(一)軍事干預亞洲事務的升高。在韓戰與越戰中，美國所費超過兩千二百億美元<sup>④</sup>，人員損失達二十五萬人<sup>⑤</sup>。第七艦隊巡弋於西太平洋；在東亞與太平洋區域內，美國的軍事基地超過兩百處。(二)組成聽命於美國的軍事政治集團體系<sup>⑥</sup>。這一體系使美國把自己的軍隊置於「潛在敵國」的邊境。(三)利用各種「間接手段」控制亞洲國家。這類手段包括：經濟與金融援助、各種顛覆活動、在國際組織中對亞洲國家施加壓力、利用各國內部矛盾與糾紛等。蘇共說，美國往往利用這些手段破壞那些不與美國結盟的國家的內部安定，加強當地政府對美國的依賴<sup>⑦</sup>。但由於歷屆美國總統的作風不同，這三個主要方向互有消長。

艾森豪時期，美國以美日軍事聯盟與東南亞公約組織為支柱，執行「圍堵與孤立」中共的方針，逐漸捲入中南半島的衝突。一九六一年，甘迺迪就任總統，力圖一改早先的強硬路線。他領導下的民主黨政府也不像從前共和黨政府對中共那麼懷有敵意，而以「堅定的、彈性的與冷靜的」政策代替「圍堵與孤立」政策。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甘迺迪被刺身亡，詹森繼任總統。他的亞

註② 克里曼密克 (V. Kremenyuk) 及留金 (V. Lyukin)，「戰後美國亞洲政策的演變」(Evolutsiya Aziatskoi Politiki SShA Posle Vtoroi Mirovoi Boiny)，載「歷史問題」(Voprosy Istorii) 第七期(一九七八)，第六十六頁。

註③ 同註②，第七十一頁。

註④ Armed Forces Journal, Vol. 110, No. 5 (1973), p. 29

註⑤ 別拉欣科 (T. K. Felauzenko)，「美國兩百年——兩百場戰爭」(SShA: 200 let-200 voyn) (莫斯科，一九七六年)，第一八九、一九八頁。

註⑥ 與美國訂有軍事條約或協定的有日本(一九五二)，菲律賓(一九五二)，南韓(一九五三)，中華民國(一九五四)；一九五二年美國與澳、紐簽訂「共同防禦」協定，一九五四年組成「東南亞公約組織」。

註⑦ 費德托娃，「美國與不結盟國家」(莫斯科，一九七五年)，第七一——九一頁。

洲政策與艾森豪政府的政策無大差異，但對中共的態度有相當的轉變，在其任內，美國官方開始強調改善對中共的接觸。同時，在美國統治集團內出現一派，開始在反蘇的基礎上試圖與北平「搭橋」。一九六六年，美國對中共的新政策已逐漸形成，企圖擴大與中共的非官方接觸，加強外交接觸。蘇共認為，此一新政策的目的是使中共與蘇聯關係徹底斷絕，並把北平引入美國影響力的軌道中。<sup>⑧</sup>六十年代末，尼克森上台。此時中南半島上，美軍敗象已露，力圖退出戰爭，於是出現了「關島主義」，其基礎建立在越戰「越南化」的戰略上。「關島主義」除了使美國在越戰中脫身與穩定東南亞情勢外，且確定了美國亞洲政策的一般方向與優先順序。這一政策使美國在越南失敗後能够在亞洲減少駐軍、與中共進行對話<sup>⑨</sup>。

中共在文革之後所持的反蘇方針，頗受美國專家重視，他們建議政府，積極利用中共與蘇聯間的緊張關係。<sup>⑩</sup>美國政府對此建議極為重視，在七十年代前半期，好幾次利用與中共的接近以加強其在東南亞的地位<sup>⑪</sup>。由於國際以及亞洲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根本的轉變，由於和解的進行與越戰的失敗，華盛頓在亞洲面臨新的政治情況，於是美國福特總統於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提出了新的政策，號稱新「太平洋主義」。新政策同尼克森主義一樣，仍以「均勢原則」為基礎，強調美國在亞洲的軍事駐留，把亞洲政策重點置於遠東。遠東是國際矛盾的複雜焦點，是蘇聯、中共與日本領土相互為鄰之處。

福特政策的特點在於加強與中共的關係以維持美國在亞洲的地位。蘇聯方面認為，美國的政策含有毫不隱瞞的的反蘇內容，鼓勵北平的反蘇政策，鼓勵日本恢復昔日的「壯大」以圖構成對蘇聯遠東地區的威脅，削減蘇聯在歐洲、中東等地區的影響力。卡特就任總統後，仍竭力利用亞洲大陸情勢對付蘇聯<sup>⑫</sup>，鼓勵日本與中共接近，在日本與蘇聯之間製造摩擦，阻撓日蘇改善關係。蘇共認為，中共與日本「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乃是美國促成的，日本因此被引入中共「侵略的沙文主義政策」的軌道中，認同中共敵對蘇聯的政策<sup>⑬</sup>。

## 蘇聯對中共外交政策的看法

蘇聯學者把中共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對外政策分為五個時期<sup>⑭</sup>。從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第一時期，在此時期內，中共與蘇

註⑧ 「美國與中國」(SSha i Kitay) (莫斯科，一九六九年)，第一五九頁。

註⑨ 同註②，第七六頁。

註⑩ 辛頓(H. Hinton)，「美國與中蘇對抗」，原載Orbis第一期(一九七五)，第二十六期。

註⑪ 同註②，第七十八頁。

註⑫ 同註②，第八十一頁。

註⑬ 彼得諾夫(D. Petrov)，「美國亞洲政策中的日本」，載「國際生活」(Mezhdunarodnaya Zhizn)，第九期(一九七八)，第六十四、六十五頁。

註⑭ 阿斯塔費耶夫(G. V. Astaiev)等，「中共對外政策與國際關係」(Vneshnaya Politika i Mezhdunarodnaya Otnosheniya KNP, 1949-1973

)(莫斯科，一九七四年)，卷一，第十三—三十頁。

聯全面合作，同時與歐亞共產國家建立關係<sup>15</sup>。從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三年為第二時期，其間中共領導積極活動，企圖在共產集團內取得霸權，破壞中共與蘇聯的友好與合作，對其他共產國家也時常施加壓力。從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六年為第三時期，此時中共自我孤立於共產集團之外，對蘇聯採取敵視政策。從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九年為第四時期，也正是中共文化革命期間，中共領導對蘇聯採取了敵對行爲，藉着「反修鬪爭」正面攻擊蘇共集團。七十年代開始就進入了第五個時期，也是中共反蘇政策新階段的開始。

蘇共說，中共領導者「背叛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原則」，在國際舞台上採取「大國沙文主義」方針，遂使其在遠東的政策也發生了轉變。中共在遠東與太平洋地區的政策目標傾向於軍國主義與擴張主義<sup>16</sup>。從另一方面看，「反蘇主義」乃是當今中共遠東政策的基本要素。中共領導想憑藉其對外政策中的反蘇主義，向富有的帝國主義大國牟利——軍事、政治、軍事技術及科技的支持，以達其增長經濟與軍事力量的目的。北平利用反蘇主義以促使這一地區的國際關係惡化，使這一地區成爲美蘇、日蘇衝突的場所。中共曾於其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及隨後的全國人代大會上宣佈，創立「最廣泛的反超級大國霸權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也就是反蘇——乃是中共對外政策的實際任務<sup>17</sup>。一九七八年三月，鄧小平對西德的訪客說，他們共同的問題是來自蘇聯的威脅，因此中共與日本必須在東方、歐洲與美國必須在西方各守防線<sup>18</sup>。

美日安保條約原是以蘇聯與中共爲假想敵。蘇共說，中共如今竟認爲這個條約對中共有利，因爲這個條約有反蘇性質。中共一心要在這一地區促使蘇聯與美國、與日本等國家的關係惡化。最近，北平不斷對華盛頓施加壓力，要美國同蘇聯恢復「冷戰」路線。中共宣佈，人們正面臨蘇聯全球性的攻擊與武力的加速成長，美國必須有所抉擇：正視危險並採取有效的抵抗措施；或是製造和平表象，一旦戰爭爆發，遭受失敗<sup>19</sup>。美國參議員在就其北平訪問舉行記者招待會時說，中共仍舊期望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一個積極與決定性的角色。他們所擔心的，不是美國做得太多，而是美國做得太少。

蘇聯學者說，中共爲了把美國導入其國際反超級大國反霸權統一戰線，曾在其宣傳中特別強調，在國際舞台上，美國處於守勢，蘇聯採取攻勢，因此蘇聯比美國更富「侵略性」。總之，中共竭盡所能消除其與美國在反蘇基礎上相互接近的障礙，並實際地表示，它準備並努力同美國成立任何方式的政治、經濟與軍事聯盟。但是，其中隱含着北平所懷有的主要夢想：挑起美蘇衝突，坐收漁人之利<sup>20</sup>。

註<sup>15</sup> 鮑里梭夫(V. Borison)，「北京在遠東的霸權政策」，載「國際生活」，第九期（一九七八），第三十七頁。

註<sup>16</sup> 「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三月七日。

註<sup>17</sup> 「世界報」(Die Welt)，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五—六日。

註<sup>18</sup> 「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元月一日。

註<sup>19</sup> 同註<sup>15</sup>，第三十九頁。

卡特就任總統後，曾宣佈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是美國全球政策的中心要素，因此華盛頓也作出原則性的決定，即在尋求雙方可以接受的解決臺灣問題的基礎上，與北平建立外交關係。

卡特政府與北平領導的首次高層接觸在一九七七年九月，美國國務卿范錫訪問了中國大陸。但是，美國仍未接受中共所提出的，以「日本模式」為基礎的三條件：斷交、撤兵、毀約。鄧小平因而說，與福特政府比較，美國新政府倒退了一步。可見，福特政府已答應了「日本模式」。<sup>20</sup>

一九七八年春，華國鋒在「人代會」上強調，中共準備同美國發展關係。他同時指出，在國際問題上，中共與美國也有不少共同點<sup>21</sup>。目前，北平主張美國在遠東與太平洋地區，繼續其軍事留駐。蘇共認為，其中含有陰謀。中共現在尚未擁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以便在這些地區建立其控制權。但是，北平正為實現其擴張主義計劃而鋪路，打算將來在亞洲繼承「美國的遺產」<sup>22</sup>。蘇聯認為，北平在國際政治上仍使用「以夷制夷」的手段。在中共的全球戰略計劃中，在亞洲建立霸權是必要的階段。而現在，先利用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與政治勢力，破壞東南亞及遠東國家與蘇聯的關係，並使這些國家衰弱。然後，不可避免地進攻美國。中共「副總理」耿飴會說，讓美國替中共抵擋蘇聯的勢力，守住東邊，以便中共有更多的力量對付北邊的勢力，致力於「國家建設」，「等到有那麼一天我們認為時機成熟時，我們會開誠布公：請山姆大叔捲起包袱走」。蘇聯學者引述美國學者斯卡拉匹諾的判斷說，中共在亞洲的最高目標是：驅除蘇聯在亞洲的影響力，把美國趕出亞洲，中立日本，使亞洲小國按照中共的模式發展，並造成中共的霸權。為此，中共必須把美國引進反蘇軌道，而美國也有一些人，不顧美國人民的利益而利用北平的反蘇熱望。一九七八年五月，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助理布里辛斯基訪問中國大陸，是這種傾向最明顯的表現。蘇共總書記曾就此發表批評說：「最近美國試圖，且在高階層以無恥的方式，玩弄『中國牌』反對蘇聯。這是一項近視和危險的政策！它的倡議者將會後悔<sup>23</sup>。」

## 對中共與美國「建交」的反應

熟悉了蘇聯對美國與中共對外政策的看法，便不難了解蘇聯對中共與美國「關係正常化」所作出的反應。

美國總統卡特曾就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一事與蘇共總書記兼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布里茲涅夫交換函件。卡特向布里茲涅夫說，這一措施除了促進世界和平外別無企圖；並認為此舉對所有國家皆有好處。布里茲涅夫在回信中強調，兩個主權

註<sup>20</sup> 「紐約時報」，一九七七年九月七日；同註<sup>19</sup>，第四十頁。

註<sup>21</sup> 「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三月七日。

註<sup>22</sup> 同註<sup>15</sup>，第四十一頁。

註<sup>23</sup> 同前，第四十四頁。

國家建立正常關係乃自然之事，蘇聯一向贊成此事。但問題是，這個正常化的基礎是什麼？雙方的目的是什麼？如果說要好好考慮中共現行政策方針，這個問題也很自然<sup>24</sup>。

以下按中共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基礎、時機、條件、目的、後果等，看蘇聯對此事的反應。

中共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共同基礎就是反蘇。雙方在「建交公報」中亦曾強調，美國與中共不在亞太及其他地區尋求霸權，也不容許其他國家尋求霸權。雖然美國總統卡特一再聲明，反霸權不是針對蘇聯的，但是蘇聯對此毫不相信。例如，布里茲涅夫在回答「時代」雜誌所提問題時說，美國與西方國家極喜歡中共領導所推行的反蘇方針，並想把北平變成爲壓迫「社會主義世界的工具」<sup>25</sup>。他並警告說，這是在玩火。在中共而言，反霸就是反蘇，更無疑義。例如，蘇聯駐日本新聞社負責人卡楚納（Ye Kachura）說，中共早期反霸權的目標是美國與蘇聯，最近已把美國除掉，祇剩下蘇聯，所以反霸就是反蘇。此外，華國鋒說過，同美國關係「正常化」乃是爲了對付「蘇聯與越南霸權主義者」<sup>26</sup>。

蘇聯認爲，「正常化」的日期是經過選擇的。蘇聯新聞廣播評論說，「正常化」宣佈的日期恰好在十二月十七日的前夕。三個月前，美國預定在這一簽訂以色列與埃及的單獨和約。然而，這個計劃失敗了，和約無法及時簽成。可以理解，美國亟需以另一閃動的事件來掩蓋這一失敗。兩國建立正常關係原爲自然之事，但是中共與美國一拖就是三十年，爲何昔日不可能之事現在變爲可能？布里辛斯基說，世界已改變了。蘇共說，這裏所說的「改變」，其實就是中共路線的改變，變得適合美國統治集團的口味<sup>27</sup>。

爲了實現中共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中共曾提出三個條件：美國與臺灣的中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美軍撤離臺灣，取消中美協防條約。蘇共機關報說，三個條件中，祇有第一個條件已經實行了，元月一日臺北與華盛頓雙方使館已降下國旗，但是雙方高級官員仍然往來。至於其他兩個條件，中共寧願不予談論。北平政策的核心是，讓美國繼續留在臺灣，美國在那裏有數十億美元的投資，換句話說，北平事實上承認了「兩個中國」。鄧小平在日本訪問時曾說過，「解放臺灣的過程可能是十年，百年、千年」。中共報刊上已停止「一定要解放臺灣的口號」。蘇共認爲，中共最近不會攻擊臺灣，因爲這將威脅它的計劃。這些計劃的實行，有賴它與西方尤其是美、日的合作。中共並未反對美國把防衛武器賣給臺灣、協防條約繼續有效（一年），甚至獲得北平的默認，美國第七艦隊可以在臺灣海峽繼續巡弋<sup>28</sup>。

註<sup>24</sup> 「塔斯社聲明」，「真理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註<sup>25</sup> 「真理報」，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

註<sup>26</sup> 「產經新聞」（日本），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註<sup>27</sup> 「莫斯科俄語廣播」，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Daily Report (FBIS) · III, Pec. 26, 1978, p. Az.）

註<sup>28</sup> 格奧吉耶夫（M. Georgiev），「兩個中國」，「真理報」，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

此外；「真理報」以「臺灣香港化」一詞批評中共對臺灣的立場。蘇共說，中共對金門等外島停止了砲擊，開始對臺灣展開「心理攻勢」。鄧小平對美國議員毫不含糊地說，臺灣可以獲得類似香港與澳門的獨立地位，保留現存的政治與社會制度及武裝力量。蘇共批評說，這不僅是向帝國主義投降，而且是與帝國主義結合的一種方式。中共霸權主義者不反對在其五星旗幟之下存在「資本主義禁區」，作為開向西方的窗戶，吸取外幣、技術裝備與技藝<sup>②③</sup>。

## 中共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目的

蘇聯政府的機關報說，中共與美國皆希望藉着雙方「關係正常化」使自己在亞洲及世界事務中的地位與影響力，得以增強。毛派不斷勸說美國，中共與美國間建立較親密的關係，對兩者皆有「政治與戰略的利益」<sup>②④</sup>。

蘇共認為，美國在反蘇的基礎上，於此時此刻同中共「關係正常化」，其具體目的至少有下列幾點：(一)爭取大陸市場。蘇聯官方喉舌說，在檢討美國聯結中共的動機時，不能忽視經濟因素。美國大企業家早已發出怨言，在開拓中國大陸市場上，美國已落後其他國家，尤其是日本。因此，美國「大資本家」準備躍過太平洋，儘可能利用中共的所謂「現代化」以牟獲高利。此點，使日本頗為不安。而中共，却在這個劇烈的競爭中火上加油。(二)重建亞洲勢力。華盛頓方面顯然早已理解到，亞洲局勢的發展將迫使美國縮減其在亞洲的「駐留」。因此，美國與中共「建交」至少可使美國暫時重建與加強其在亞洲的地位與影響力。此外，美商還期望參與中國沿海地區的石油開採<sup>②⑤</sup>。(三)阻止中(共)蘇和解。西方，尤其美國，唯恐蘇共與中共「和解」。因此，俄人認為，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另一目的，在阻撓這件事的發生。而且，中共與美國「關係正常化」後，可以在有限的基礎上，結成美、中、日三角同盟。這不僅使日本在亞洲的重要性降低，而且可牽制蘇聯，減輕其對西歐的壓力<sup>②⑥</sup>。(四)聯中共制蘇聯。蘇共的評論員說，美國的政治領袖似乎也明白，從戰略觀點看，美蘇關係惡化所產生的困難與問題，無法以北平與華盛頓間的「關係正常化」作補償。因此，美國似乎無意與中共組織反蘇統一戰線。但是，美國的執政者們在戰術上想利用「關係正常化」作為壓迫蘇聯的工具<sup>②⑦</sup>。布里茲涅夫把這種作法指責為「玩火行爲」。

蘇共認為，中共之所以反對蘇聯及蘇聯集團，乃因為他們是北平達成全球擴張主義目標的障礙<sup>②⑧</sup>。綜合蘇聯有關此次中共與

註②⑨ 奧夫欽涅科夫(V. Ovchinnikov)，「國際評論」，「真理報」，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註③⑩ 鮑文(A. Bovin)，「關係的新層面」，「消息報」，一九七九年元月十四日；同註②⑨。

註④⑪ 同前註。

註⑤⑫ 「產經新聞」，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真理報」，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

註⑥⑬ 同註③⑩。

註⑦⑭ 「真理報」，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

美國「關係正常化」的言論，中共此舉所懷的目的至少有下列數種：(一)破壞和平、反對緩和。蘇聯評論員說，北平的戰略要點，世人皆知，其目標則在破壞國際緊張緩和的過程<sup>55</sup>，進一步加緊軍備競賽。北平的政客們企圖在任何可能的地點製造衝突，認為核子戰爭終不可避免，因此他們正在作戰爭準備，並希望藉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以強化自己的地位。(二)購買西方武器。中共為實現其大國主義圖謀，必需得到西方國家的武器，而許多西方國家對此亦深感興趣。美國為取悅中共，已同意西方出售武器與中共。布里斯基基於上次訪問北平時，曾向中共領袖透露此一政策。中共當然也希望從美國自己手中獲得武器，因此在「關係正常化」一事上作出種種讓步<sup>56</sup>。(三)軍事合作。蘇共機關報說，中共在「臺灣問題」上讓步有其軍事戰略的一面。鄧小平曾對美國參議員們表示，北平對中共、日本與美國間作間接的軍事合作頗感興趣。在這方面，中共領袖也曾公開表示過立場：(甲)美國在太平洋擴大其海軍活動；(乙)日本更加積極增強其軍事力量；(丙)東南亞各國在國防上更加緊密地合作。蘇共批評說，「基地」、「集團」及「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皆是「冷戰」時期用語，出自杜勒斯的反共政策。此外，中共對美國在南韓駐軍並不反對，它可利用這一情況作為壓制北韓的工具<sup>57</sup>。(四)建立反蘇統一戰線。俄人說，中共從不掩飾其利用「美國牌」以進行反蘇的企圖，並藉着與美國「關係正常化」建立國際反蘇統一戰線，「反對霸權主義」。蘇共引述黃華的話說，中共必需拉攏美國、集中全力與「主要敵人」進行鬥爭<sup>58</sup>。(五)「坐山觀虎鬥」。中共不可告人的戰略及其全球方針，乃是在別國人民的屍體上建立自己的安寧，並利用當代的矛盾——首先是利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兩個對立的社會制度間的矛盾——來達到它自私自利的目的。中共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無視於核子時代世界戰爭的極大危險，煽動戰火，企圖挑起蘇聯和美國間的衝突，而自己則躲在一邊，等待兩個超級大國及其鄰國兩敗俱傷之後，再出場登台<sup>59</sup>。

### 「正常化」的後果與蘇聯的可能作為

儘管美國總統向蘇共保證，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是爲了促進世界和平，但是蘇共大不以為然。綜覽蘇共最近有關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評論，可以發現，蘇共認爲，美國此舉至少有下列不良後果：

(一)中共的擴張主義將危及多國人民：西方玩弄「中國牌」的人們相信，他們可把中共擴張主義的矛頭轉向蘇聯。但是，中共對西方表示友善乃是一種策略運用，其目的在破壞美蘇關係，並挑起美蘇衝突。這將構成對多國人民安全的威脅。

註<sup>55</sup> 「莫斯科對北美英語廣播」，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真理報」，一九七八年一月七日。

註<sup>56</sup> 克里昂諾夫 (V. Korionov)，「短視的遊戲」，「真理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莫斯科英語廣播」，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註<sup>57</sup> 「真理報」，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註<sup>58</sup> 「消息報」一九七九年元月十四日，「真理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加速亞洲各國軍備競賽：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無疑將有助於中共軍事「現代化」。在日本有一批人主張日本重整軍備，中共軍事現代化將給予他們一最好藉口，宣傳重建日本軍力。其他亞洲國家亦將增加軍事預算。這樣一來，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並未增進亞洲局勢的穩定性，反而促成軍備競賽。

(二)中共威脅南鄰：美國希望改善與中共的關係，利用中共反蘇立場為自身戰略利益服務。美國設想，一旦中共的傳統與核子武力增強，其與北鄰蘇聯的衝突將加劇，使蘇聯承受更大壓力。蘇共認為，中共對其南方鄰國亦具有威脅。中共與印度有過衝突，如今在尼泊爾駐有數十萬大軍，與越南正發生衝突，沿越邊界駐有二十五萬大軍。與緬甸也存有問題。中共如果決心南侵，將不會記得美國的利益。

(三)美國與中共亞洲政策的侵略與霸權主義共同傾向危及亞洲國家之主權：蘇共說，美國曾在亞洲掀起了兩場「侵略戰爭」，目前仍試圖對東南亞國家進行軍事控制。而今天中共的東南亞政策，基本上與美國昔日所執行者一樣。中共試圖控制高棉，對越南施加政治、經濟與軍事壓力，破壞寮國統一；並在東協國家內積極從事顛覆活動。現在，北平領袖支持美國在東南亞的軍事駐留，呼籲保留並擴張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基地。另一方面，美國鼓勵北平控制東南亞的意圖。在不久的將來，美國與中共將會支配亞洲各國。因此，這些國家對美國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一事倍感不安。

針對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後所造成的新形勢，蘇聯所能做的反制措施，不外：(一)向西方施加壓力，使其不售武器予中共。目前，法國、德國已宣佈不準備以武器售予中共，英國亦有反對者出現；美國也曾有類似的表示。(二)加強邊界軍事活動。蘇聯正沿中蘇邊界擴大軍事力量，並使其裝備現代化，在遠東地區已組成新的空中與陸地打擊力量，並在遠東軍區、外貝加爾湖軍區及西伯利亞軍區之上組織了「聯合指揮部」。同時，蘇聯正加緊開發西伯利亞，使成為自給自足的獨立戰略區。(三)在中共鄰近地區採取報復行爲。不久前，蘇聯與阿富汗及越南分別簽訂了友好條約，這使中共週圍已有五個國家與蘇聯有聯盟關係。其餘三個是印度、僑蒙及北韓。據說，越南武裝侵入高棉乃是蘇聯在中南半島對中共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以及中共爾後可能的「反霸權」鬭爭所採取的反制措施。似類軍事同盟的蘇越友好合作條約與數量日增的蘇聯軍事、經濟與技術援助，使河內有恃無恐，更加好戰，而入侵高棉，致使中越邊界形勢益形緊張，終於發生武裝衝突。(四)繼續試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自從一九六九年蘇共提出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構想後，至今成就很小。但是，蘇聯從未放棄這方面的努力。誠如蘇共自己說，歐洲安全體系經過三十年方見成立。重要的是不斷朝那個方向努力。

註③④ 「莫斯科華語廣播」，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真理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註⑤ 同註④。